

YUANYANG HUDIE PAI SANWEN DAXI

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

1909—1949

袁进主编

尘封的风景

东方出版中心



黄
怡
编

尘封的风景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尘封的风景

袁 进 主编 黄 怡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46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8,000

ISBN 7-80627-186-4/1·76

定价: 19.00元

“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丛书

顾 问	贾植芳	钱谷融
主 编	袁 进	
副主编	赵福生	



出版说明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但由于历史的误导和这种误导造成的思维惯性,该派一直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作品在我国解放后的数十年里几乎不复可见。只是改革开放以来,该派及其创作才被人们重新认识、评价。但那也基本上囿于小说创作,至于他们甚为看重、且多量写作的散文仍罕为人知,更谈不上对其价值及艺术个性进行公允的评价和深入的探讨。这是一块不小的,被近、现代文学遗忘的天地。

为恢复近、现代文学的创作全貌,也为使读者对 20 世纪散文的丰富多样性及演进轨迹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约请在这一方面有专门研究的袁进先生主编了这套“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丛书。整个丛书共八编,按题材内容作相对划分,所有文章是直接从前解放前出版的各种报刊上和图书中遴选出来的。书末附有该派主要作家“简介资料”,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鸳鸯蝴蝶派特有的、与新文学作家不尽相同的审美倾向和方式,丛书中的许多文章也许在今日的读者看来有些新奇、怪异、有悖于常规。这不奇怪,倒可见出该派创作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当然,他们的某些主张、看法也有肤浅、片面以至谬误的,不一定适合今天的情状,这是需要在阅读中分析、鉴别的。



散文的疆域殊为广阔,没有必要划地为牢。谨愿这套“散文大系”起到拓宽视野、活跃思维的用处,以繁荣今日的散文创作和近、现代文学研究。

最后,须说明一下,由于本书所收文章均发表于建国以前,大部分作者已谢世,我们虽经各种努力,仍有部分著作权人无法取得联系,特盼有关者见书后尽快给我社来函,以便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付酬。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5月



前言

袁 进

—

鸳鸯蝴蝶派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流派，它诞生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初年，远远早于“五四”前后方才问世的新文学。最初，它因擅长写言情小说，搬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得名。其实，它是一个人数众多、阵容庞大、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流派，其实际创作也远远超过了言情小说的范围，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武侠、侦探、社会、历史、官闱等题材的小说，而且在散文、诗歌、翻译等领域也作有许多贡献。

鸳鸯蝴蝶派是近代都市的产物，它的读者群主要是都市市民。都市市民与传统农民不同，他们工作节奏较快，生活也丰富，每周还有休息日。一天或一周劳累之余，不少有文化的市民有着以文学消遣娱乐的需要，鸳鸯蝴蝶派由此应运而生，以“消闲”、“趣味”为文学宗旨。这是一种世俗文化，是伴随着近代都市的发展而孕育成熟的。美国学者林培瑞曾经考证：在西方和日本，随着工业化和大都市的崛起，都出现了一大批以帮助读者消遣为宗旨的文学作品。中国也是那样。这是近代都市崛起、形成的客观社会需要，也是人性需要消遣的客观需求，满足客观的、正当的社会需求，是文学应尽的职责。这也是鸳鸯蝴蝶派作



品的生命力之所在。从另一方面看,随着近代都市的发展,报刊业由于可以同时满足市民了解信息的需要和消遣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这也为鸳鸯蝴蝶派的崛起、兴盛提供了实际可能。事实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最初都发表于他们自己或他人创办的报刊上,与该派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礼拜六》、《游戏杂志》、《游戏新报》、《快活》、《消闲月刊》这样一批具明显消遣性质的报刊杂志。

在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中,散文占有一个相当的量。他们的报刊虽然注重刊载长篇小说,但也鼓励体制短小、率性而为的散文,如《红玫瑰》杂志对内容就有这样要求:“小说、随笔、游记、各地通讯、学校中的故事、感想录……等项并重,务求相辅相成,并不侧重于某一项。”据了解,绝大多数鸳鸯蝴蝶派作家都写有不少散文,其中,郑逸梅、周瘦鹃、范烟桥、胡寄尘、严独鹤等更以这方面的专长和造诣为世人称道。而且,还有一点应当提及的,即:对某些鸳鸯蝴蝶派作家来说,他们重视散文写作,甚至超过对小说的写作。他们身上还有浓厚的旧文人习气,古代士大夫鄙视小说的影响依然留存在他们那里,因而既以写小说为职业,却又看不起小说。徐枕亚所著《雪鸿泪史》,称自己脑筋中从未有“小说”二字,“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使以小说视此书,则余仅为无聊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能不掷笔长吁,椎心痛哭?”(《雪鸿泪史》自序)在他们心目中,散文的地位仍在小说之上,也比小说难写。他们常常在散文中声明这是匆匆草就的交差之作,而在小说中这类声明就少得多;有的作家倚马立就创作小说,却煞费苦心经营散文。他们的这种创作态度,不能不影响到文章的质量。

总之,鸳鸯蝴蝶派的散文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存在。但



令人遗憾的是,它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些年,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集出了不少,但几乎都收小说,很少收散文;这些年散文、随笔都很热,新文学作家的散文作品经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后反复出版,而鸳鸯蝴蝶派的散文却难得见到。可以说,这方面的内容既是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也是今日读者的阅读空白。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试图较为完整地反映这一流派散文全貌的“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丛书。

二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鸳鸯蝴蝶派散文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中国近、现代之交,是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与后来问世的新文学相比,鸳鸯蝴蝶派的散文更能显示文学转型的轨迹。

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指轻松随便的随笔性文章,它是新文学家根据日本当时的散文概念,从英国的“familiar essay”确立的。以周作人为首的新文学家致力于打通中国古代的“小品”与外国的“familiar essay”,确立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只是他们自己的散文创作往往侧重于外国的“familiar essay”,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小品”。鸳鸯蝴蝶派散文则不同,它的问世早于新文学,作家也没有在国外留学形成“familiar essay”概念的经历,他们的散文是直接承袭中国古典文学而来。因此,早期的鸳鸯蝴蝶派散文,大都有较强的“拟古”色彩。如节瑞《贫士与孔方兄书》模仿李白的《上韩荆州书》,便是突出的例子。

随着新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鸳鸯蝴蝶派也接受了现代“散文”的概念。但是虽如此,他们身上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仍使他们在写作中不由自主地、更多地沿袭古代“小品”的传统。例如:他们的散文常常带有浓厚的“笔记”气息。郑逸梅、范烟



桥、周瘦鹃、张慧剑等都擅长“笔记”文体；平襟亚的《秋斋笔谭》，则是笔记与杂文的混合体。而这类写法，却较少见于新文学作家。又如：他们喜欢运用古文写作的某些技巧。像刘云若的《津门鼓娘小选》描写鼓书艺人，在叙述中夹杂褒贬，便综合运用了古代史书写作的“春秋”笔法和“皮里阳秋”写法。

此外，许多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散文是双栖的，既写文言散文，也写白话散文，既写中国古典“小品”式散文，也写欧化色彩较重的散文；他们的文言散文创作一直坚持到30年代甚至40年代，只是受白话文运动影响，他们此时的文言散文已不同于早年《民权素》时期的，大都浅近晓畅，很少用典。反观新文学作家，却较少有这种情况，写文言散文更是他们的忌讳。

显而易见，鸳鸯蝴蝶派散文的发展实际上既显示了当时文学主流新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出市民作为世俗社会重要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既反映了“familiar essay”等西方散文影响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也表现出古代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唯其如此，它是研究中国文学从古代转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对它的价值，不应低估。

除这以外，鸳鸯蝴蝶派散文对于了解近、现代散文创作的全貌，对于研究它与当今都市文学、都市散文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后者有所汲取、获得进一步提高，都不乏价值。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

三

鸳鸯蝴蝶派散文有其独特的审美倾向和风格特色，这是它在当年得以存在、流播的重要条件，也是在今天有必要发掘出来，被人们重新阅读、欣赏的重要原因。



以往的文学史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品逃避现实，对黑暗社会不敢抗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晚清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鸳鸯蝴蝶派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讽刺抨击黑暗现实，只是鸳鸯蝴蝶派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与新文学主流不同。新文学主流有着明确的理想、目标，确信用文学可以改造社会，把文学作为反抗黑暗现实的武器，有的甚至是不顾身家性命，与黑暗现实抗争；而鸳鸯蝴蝶派只是感受到现实的黑暗，他们需要抨击、发泄，至于出路在哪里、怎样去斗争，他们并不明确。例如《责鼠文》一类文章，作者铺陈排比，发泄对现实的愤懑与憎恨，《朱鸳雏死后成名》一类文章，也充溢对社会不平的感慨和对文人不幸命运的悲愤，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往流于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怅然一叹。但如因此否认他们与当时黑暗社会不协调、对立的一面，否认他们作的另一种形式的抗争，显然违反历史事实。

鸳鸯蝴蝶派作家反抗现实的这种方式，是与他们弄文学时更注重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密切相关的；这派生出了他们散文的又一重要特点：贴近日常生活，给人以亲切感。他们喜欢、也善于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和诗意，这类生活在某些新文学家那里是被视为平庸而不屑一顾的。周瘦鹃曾在《金鱼话》里说：“凡是美的一切，无所不爱。”尽管社会动荡、人生坎坷、人心浮躁，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依然执着地追求美。他们触及的某些题材，如“儿时顽皮史”、“新年趣事”、“新婚的回忆”等，是当时的新文学家没有或较少触及的。大自然的一枝一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书本上的某则笑话或掌故，他们都能体悟到其中的美的蕴含，巧妙地敷衍成美文，这就有了《劫中度岁记》、《廖仲恺蓄蟋蟀》等文。总之，该派作家大都有一颗平常心，擅长用世俗的眼光去观照世俗，因而较少有高头讲章式的



头巾气，而具家常味、亲切感。

鸳鸯蝴蝶派散文不拘一格，摇曳多姿，品种繁多，各具风采，但他们艺术风格上的共同特点是注重趣味。无论是写世态，写风物，写掌故，写趣闻，还是写自己，写别人，写观感，写游记，他们都看重这一点，力求生动活泼，以吸引读者。像《王云五的咳嗽》，通过烘托气氛写出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威势，显得趣味盎然。其他如《小说点将录》、《〈红杂志〉中之十二红》、《徐卓呆的滑稽史》等，都写得极有情趣。趣味其实是文学的生命，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趣味的作品会是名著杰作。当时新文学主流用“趣味主义”批判鸳鸯蝴蝶派，结果并没有将他们批倒，自己倒是付出了代价：为了与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主义”及其他讲“趣味”的新文学划清界限，他们有意避开趣味，甚至把趣味作为罪名，这自然要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性，以至被朱自清称为“死板板的长面孔叫人亲近不得”（《标准与尺度·论严肃》）。鲁迅当时便曾慨叹：“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的也罢，阶级的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这一教训，值得文坛牢牢记取。

四

这套“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是在数十种鸳鸯蝴蝶派报刊及大量的作家文集中编选出来的，按题材内容——人生、人物、艺林、风情、博闻、世态、行旅、休闲分为八编，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该派主要杂志上的散文，有代表性的大部分已经选入。因为鸳鸯蝴蝶派不是组织严密的社团，入选作品虽然都刊登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但是作者却未必都是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对于有些与该派文风相近、当年也曾壮大过该派声势的作品，我们



也酌情选收,以求显示鸳鸯蝴蝶派散文创作全貌。

本书在选编时,以艺术性为主要标准,同时也考虑到代表性,尽量选取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和作品。只是考虑到当今读者的欣赏习惯,本书优先选编白话散文与浅近的文言散文,因此鸳鸯蝴蝶派前期作品选得较少,中后期作品选得较多。选编基本上以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的时间为界限,排列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并注明出处。

本书本应选入张恨水的不少散文,他的散文在鸳鸯蝴蝶派中称得上是“上品”,尤其是《山窗小品》和《两都赋》。然而由于他的遗属不同意,本书只好割爱。好在张恨水散文已经出版了专门集子,主要散文都已收入,读者可以自己找来阅读。

鸳鸯蝴蝶派散文创作数量很大,本书的选编只是作了初步尝试,希望它成为引玉之砖,能有更多的学者对此引起重视并作深入的探索。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出版中心的鼎力支持,贾植芳、钱谷融先生拨冗出任本书顾问,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袁 进	前言	1
枕 亚	菊山说	1
袁寒云	我的猫	3
阿 红	说 红	5
天 侔	西史拾遗	7
海上漱石生	退醒庐谐乘	9
小 蝶	麈尘谈鬼	11
老 谈	嫦娥自述	13
剑 鸣	秋窗杂话	19
觉 迷	东方格言	20
黛 红	绿裤人	22
瞻 庐	岂有此理之广告	24
观 钦	苏州识小录	27
亚 予	招 牌	30
诸文艺	古 园	33



目 录

周瘦鹃	冰 嬉	37
周瘦鹃	歇浦零话	39
周瘦鹃	说 觚	41
周瘦鹃	美人足	43
姚醉榴	游戏场最讨厌的事	46
饭 牛	上海数目店名	48
明 道	正谊斋漫笔	50
独 鹤	沪上酒食肆之比较	53
独 鹤	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续)	55
赤 羽	来妖精馆说白相	59
赤 羽	妄言妄听	62
卓 呆	未来的时髦夏衣	65
才八郎	醋具五味说	67
朱枫隐	男女两性之相像	69



目 录

春 梦	关于外国风俗的预言	70
朱枫隐	十三集锦	73
程瞻庐	胡卢谈	75
西 神	洋水仙谱	77
程瞻庐	吴侬趣谈	82
耻 痕	月饼谐谈	84
冯霁虹	西方谐谈	86
颖川秋水	苏空头与杭铁头谈话	88
程瞻庐	古今一恸歌	90
华吟水	豆腐逸话	93
式如女郎	粤东小食谱	96
范烟桥	市招杂话	98
华吟水	英茶小史	102
含 凉	酒肉和尚语录	106



目 录

不才子	洋装的笑话	108
吴闻天	国货商场	110
藕 丝	过去的趣事	114
程瞻庐	谈谈娘娘	117
程瞻庐	虫喻	119
李涵秋	记异犬	122
郑逸梅	南华庙之花朝	123
郑逸梅	鲸饮会	125
许啸天	我家的金鱼池	126
许啸天	癡痢头儿子桂花香	129
萍	秋怀	132
阿 魏	扇	135
阿 魏	杨柳	136
阿 魏	镜子	137